

PIAO HU DE YUN



钱晓云 著

飘忽的云

米心是



飄忽的云 和心

钱晓云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作者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、文学史家阿英先生的女儿。书中作品或忆儿时、记交往，或写旧友相聚、家庭琐事，尤以记叙阿英先生的几篇最为感人。文章感情真挚细腻，文字清丽秀婉，颇具女性韵味。

飘 忽 的 云

钱晓云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60毫米 1/32 6印张 99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
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000 定价：3.00元

ISBN 7-80505-449-5/I·419

序 言

●宗璞

读着晓云的散文，不觉泫然。掩卷又久久地望着窗外，只觉得被一种真情压倒了。

文章多种多样，记交往，忆儿时，旧友相聚，家庭琐事，尤以记叙阿英同志的几篇，最为感人。那种只存在于亲人之间的，属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高层次的父慈子孝之情，极大地唤起我的共鸣。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高尚情操，应该是永不泯灭的。

在一片汹涌的真情中，我又看到了阿英同志本人。50年代中，阿英同志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。我当时在文联研究部工作。常常是办公室门一开，便出现他那圆圆的、慈祥——这两个字特别合适——的面容，总是带着微笑；声音总是有

些沙哑，和我们谈着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。文联的工作并不紧张（除了有时要连夜整理记录），尽有时间自己读书、创作。他对年轻人的进取心，常加嘉许。

我那时先天下之乐而乐，很喜欢熊猫。吴作人先生为我画了一双。一只傻不楞登地坐着，一只手捧竹叶在吃，憨态可掬。阿英同志见了，便说你不知道裱画的事，我拿去裱吧。没几天便裱好拿回。现在我对熊猫本身的兴趣已减，然而画的艺术长存，裱的情意也永在。

批判胡风运动中，文联开过许多会。我常作记录。为了整理记录，常要人家的发言稿。有一次会后，胡风同志打电话来，想要回发言稿作些修改。我请示阿英同志，说可以。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可以。不料为这事，他受到批评，党内开了许多会。可是我全处于懵懂状态，也从没有人问过我一句，过了许久才听说。我觉得阿英同志对人以诚心相待，不会像下棋似地算计好几步。虽然革命经历很长，还是一介书生。

曾有一次随阳翰老到棉花胡同钱宅去，看了许多字画。在书籍字画中阿英同志真是如鱼得水，这才是他的本色。他说字画挂一阵就换。我便想我家的字画可没有这样好的待遇。当然质和量都是远远比不上的。也素知他爱书，现从《飘忽的云》中，才知他爱书到了痴迷地步，“一生甘苦书

与共”，令我这“恨”书的人惭愧了。

如今在众多的藏书中加上这一本，而且是这样真挚细腻的一本，逝去的长者会感到欣慰罢。

从未见过晓云，年纪当和我差很多。但从文字上似已很了解。我想，因为我们都是女儿。我为自己封了六大官职：父亲的秘书、管家兼门房，医生、护士兼跑堂。看来晓云也是这样。最主要的，我们也是父亲的知心朋友。

希望继这本书后，还有各色的“云”问世。

1990年8月22日

目 录

序言.....	宗 璞(1)
---------	--------

寸 草 春 晖

将伴我终生的爱.....	(3)
书香文采留人间.....	(14)
和爸爸阿英在津京的日子里.....	(29)
最后的合照.....	(44)
原谅我,妈妈!.....	(57)

悲 欢 人 间

飘忽的云.....	(73)
霜重情愈浓.....	(89)
并非悲哀的失落.....	(108)

风 雨 故 人

珍贵的纪念.....	(117)
------------	-------

“姐姐送你一套戏衣”.....	(122)
一封写迟了的信.....	(127)
给爷爷鞠个躬.....	(133)

御苑春秋

御苑情思.....	(139)
从历史走向未来.....	(149)
宫柳依依.....	(159)

漫感随笔

千万和春住.....	(165)
不要人夸好颜色.....	(168)
昏昏灯火话平生.....	(172)
也谈女强人.....	(175)
一生甘苦书与共.....	(177)
漫漫人生书为伴.....	(181)
后记.....	(186)

寸草春晖

父亲阿英艰难岁月时给我的信

将伴我终生的爱

在许多人眼里，阿英是著名的文学家、革命作家，而在我心目中，他首先是一位慈父，一位非常慈爱的父亲。他曾经给予我那么深沉、那么细微、那么醇厚的爱……父亲去世近十年了，我的儿子已经过了他的十周岁生日，可是，一想起父亲，我就觉得自己仍然是那个快活的、任性的、受宠的女孩……

1972年夏天，我们国家，我的家庭，都正处于最阴暗的年月。那时，父亲已70高龄，我的母亲也已年过花甲。尽管两位衰老多病的老人身边，当时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可是，在大学毕业分配时，我还是因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被分配到河北省深县贡家台公社中学，一个没有电灯，由于盐碱地，

连喝的井水都是苦涩味的小村。远离父母，举目无亲，那时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收到家信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每个星期三、日下午，当我站在小小的村邮局门口，等待着邮递员从火车站送来信件时，是怎样的焦急、兴奋，又怎样的渴盼呵！而使我失望的时候并不多，因为父亲每一星期都会给我寄来一至两封信。1973年秋天，由于我爱人吴泰昌从劳动了四年的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调到石家庄《河北文艺》杂志社，不久，经好心人的帮助，我也调到了石市。父亲仍然是每周给我一至两封信。直到1975年底，父亲落实政策，我调回北京，这三年之间，除去我假期回京的日子，父亲始终和我保持着每周一至两封的通信。遗憾的是，这些珍贵的信件大部分没能保存下来，那是由于我接受“文革”的教训，给自己定下原则：不写日记，来信读完即销毁，不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，免得日后作为“把柄”，成为“罪证”。幸亏泰昌比我看得远，他悄悄地为我保存下来几十封这一时期父亲给我的亲笔信。

说实话，整理重读这批书信，对于我是件极痛苦的事。虽然，这一封封信中，几乎每一行、每一字，都渗透着父亲对我的无尽的爱，然而，它们也使我不能回避地重忆起父亲那凄凉、愁苦的风烛残年……如果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了解，一位文学大家，在“四人帮”迫害下，晚年

生活的一个侧面；如果不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体味，一位伟大的父亲，对于儿女那种忘我、深沉的爱，我真不愿重揭开心灵深处这痛苦的一页……

父亲在信中谈到他重读《水浒》。父亲他一生嗜书、爱书，一生著书、编书。在“焚书坑儒”的年头，虽然他为了自己读过的、写过的那些书吃了大苦头，他却仍然爱书。记不清是从哪位朋友处找来了两册《水浒》，父亲竟如获至宝，一遍、两遍，反复地阅读。他用红铅笔在书上画了许多道道，由于病痛，他握笔写字时手不太灵便，微微颤抖，可他还是在书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批语。我回京度假的时候，时常，父亲坐在一把歪斜的，几乎脱尽藤皮的藤椅上，饶有兴味地和我谈论他重读《水浒》的体会。

那年月，有谁会有兴致谈诗论词？父亲从一份传抄的“中央首长”的讲话中看到了两句古诗，他立时给我写信，告诉我这两句诗的作者、来历，并给我讲解这两句诗的含意。爸爸呀，您这一生，对于书，对于文学，是怎样的痴恋呵！

“文革”前，我的家里经常是宾客盈门，电话铃声更是吵人。我常常替父亲接电话，在他埋头写作时，我就替他挡驾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不要说再没有慕名上门的生客，就连往日踏破门槛的熟人，也大部分绝了迹。我自问：这就是我过去在小说

中看到的所谓“世态炎凉”吗？在父亲孤寂的晚年生活中，也还有几位尚能自由行动的老朋友，偶尔上门来聊上一阵，悄悄地发几句牢骚，说一点怕为人知的知心话，父亲从没有忘记在给我的信中提上一笔：哪一日，哪一位朋友来访。我想，这种拜访在当时父亲的生活中，会是一项重要内容，多少给了他一点慰藉。

我的爸爸，从来是一位慈父。条件好的时候如此，在他遭遇极大不幸的年月中也如是。

那几年，我远离高龄的父母，不能照顾他们，尽一点孝心，而我的父母，并没有为他们自己的不幸所压倒，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的生活，我的情绪，我的一切……

1970年春节，我和泰昌结婚时，一个在干校，一个待分配，从房子到桌椅，都是暂时借的。1973年秋天，我调到石家庄后，总算有了一个家。在我，已经很满足了，可是父亲觉得应该为我添置一点实用的家具。父亲利用“四人帮”洗劫后家中仅剩的几只旧木箱（过去他装杂志用的），请人给我打了一个床头柜，一个五斗橱。今天的年青人，对这样的旧家具也许不屑一顾，可是我十分清楚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我的父母为我置办这两件东西，是多么的不容易。父亲在信中告诉我：床头柜已经打好了，五斗橱就要动工了。这读来极为普通的两句家常话，又有谁能掂得出它的分

量呢？

父亲在信中经常提到，他已经为我买好了什么东西，他正准备为我买什么东西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父亲的工资被克扣，母亲被迫退职，从那一点微薄的生活费中，他们竟还能省下钱来，自己抽着最便宜的劣质香烟，却为我买吃的，买用的，有的留着等我回京度假时吃，有的邮寄给我。有时候，为了买某一样东西，在不可能去挤车的情况下，父亲会徒步跑上几家商店，而这对于他，似乎竟不是苦事而是乐事……当我从信中看到这些时，小时候，父亲给我买了好吃的、好玩的一样欢喜，但远过于欢喜的，是一阵难言的心痛，一阵心酸；打湿了信纸的泪滴，是由于欢喜，还是心酸？

1975年春天，我怀孕了，这给我父母凄苦的晚年生活带来一丝春意。父亲给我写信更频繁了，几乎是两三天一封。他在信中不厌其烦地告诉我，怀孕期间应注意的种种琐事，虽然离产期还有几个月，我的父母却已经开始为那小生命的出世，奋力作着种种准备……

当我含泪重读着这些书信时，我比以往更为清晰地意识到，我的父母永远不会离我而去，他们所给予我的爱，过去，曾使我那么幸福；以后，也将伴我终生。

1986年7月31日于北京

信一

小云：

今天已是“六一”，离“麦假”只有几天了。这将是本期最后一封信。以后的信是否寄到石家庄？

这几天的事：

五月二十七日午，和妈妈^①到“十条饭店”吃了一顿饭。这是多年来仅有的事。

床头小柜做好送来了，很好。玻璃板已经配上，比塑料的要好些。也替厚祥做了一个。五屉橱即可动工。

二十八日。清理钱穀^②日记，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，有这样的记载：

走南门大街，买了一斤多菊花饼，明天带给小云。感慨了很久。这是去两淮的事。

许姬传^③来。闻马彦祥^④在咸宁病重，组织已电童葆苓去。

鸡下了第九个蛋。

三十一日晚，刘老师^⑤约我到他屋里，漫谈文学一小时多。

匆致

敬礼

父字

（一九七三年）五月卅一日

①妈妈林莉，原中国作家协会干部，因文革期间遭迫害，父亲去世不及两个月也去世。

②大哥钱毅，新华社记者，解放战争时英勇牺牲于苏北。

③许姬传，梅兰芳秘书。

④著名戏剧家马彦祥时在湖北咸宁中央文化部干校。

⑤邻居刘，系北京某中学语文教师。

信二

小云：

十三日自石家庄发信已经收到。

同日，我发了一封信到贡台，内容是介绍《文汇报》上关于周总理十大政治报告两句引诗和词的释文，是十一日的报纸，你可在石找到看看。只是解释得不大贴切。引诗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引词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前者是唐许浑的诗，后是宋晏殊的词。

我的腿，只是擦去了两块油皮，已经好了。勿念。

告诉秦昌，听说出了一本论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、《红楼梦》的，李希凡的论《红楼梦》也收进了。已托人去打听叫什么书名，再函告他。

父字

(一九七三年)九月十五日